

跟着乌兰河回故乡
(组诗)

□北琪

乌兰河,牵引着我的目光

寂静的夜晚,心底
长出凄凉的枝丫

从柳蒿发出嫩芽,一直
到渐渐老去
我都在遥望故乡

途经故乡的水,从我身边流过
每一滴都在撞击心房

归乡的路,由抽象变得具体
乌兰河,一直牵引我的目光

河水涨,野花开
芦苇愁白了头
从日出到黄昏
一次次在心中安放故乡

我不停地将思乡之愁投进河里
河水将它们一一收留
并日夜兼程,捎回故乡

每一滴水都挂念草木

乌兰河从草原的韵律中走出
滋润岸边的每一棵草木

每一滴水,都带着我的思念
尽力奔跑

水路迢迢
途中遇到的每一棵草木
都是它的亲人
它有思乡之情
也有向海之心

如果我的脚步远离了故乡
那定是故乡的烟火
已在心底生根,无须刻意灌溉
便会枝繁叶茂

古老的信笺

每到黄昏,我都会站在乌兰河边
看一眼夕阳
默念一次故乡

河床允许河水流向远方
我允许思念蔓延
并随时准备
推敲一封回信的措辞

风提着霞光在岸边行走
将乡愁描摹得棱角分明

被泪水打湿的思念
已经风干
一个原始的梦想
仍不肯放弃

如果我收到一张古老的信笺
落款一定是
故乡

追随一朵浪花

浪花的翅膀,传来离别的阵痛
却将奔腾的力量赠予每一个
从岸边经过的人

浪花之上站满阳光
每一朵浪花,都在与河床的交响中
坚定了方向
我的脚步追随浪花而去

我有太多的心事
不曾说出的那句,交给
远去的浪花

心底的挂念

夜色凝重,银质的月光下
一只鸟,翅膀上挂着星辰
在掠水的瞬间,将离愁
弥漫于空中

雾蒙住一滴水的眼眸,却蒙不住
心底的挂念
我的脚步从未停歇

折叠起思念的一角
供飞鸟栖息
再把所有思念合在一起
造一只小船,载满欣喜
逆流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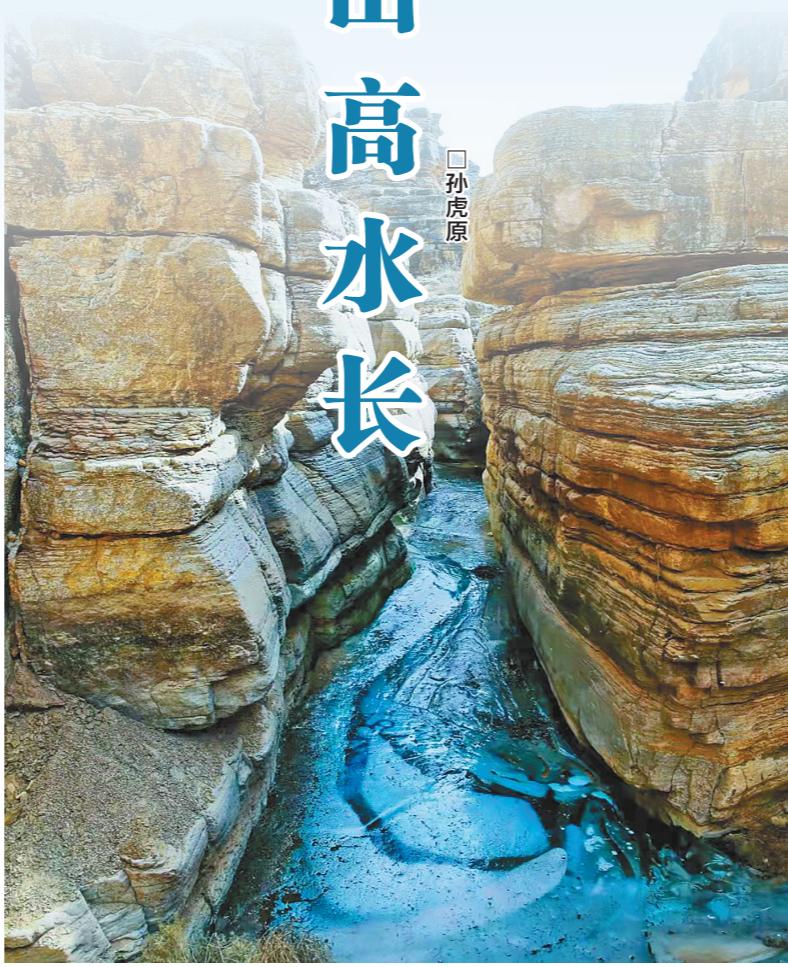
河水向前,飞鸟远去
瘦弱的想象,又将在飞鸟的倒影里
重新振翅

带着朴素的风回家,听它
慢慢诉说
来自故乡的消息

北国风光

山高水长

□孙虎原



杨家川峡谷一线天 贺广生 摄

头就跑……据说,师傅经过打斗已经扭住了金马驹,那个像老鹰翅膀一样的东西,正是师傅的一只手。只因徒弟道行不深,识不得本相而临阵逃脱,葬送了师傅的性命。

2005年暑假前夕,我和同事到单台子乡中学例行公事。茶余饭后,老师们讲了很多关于大圪洞的传说。一位老师的父亲跑过河路,晓晚掌故,他说:“一位老羊倌,拿着准备拴口袋的二斤毛绳绳,拴块石头让其下沉到大圪洞水底,没想到毛绳放完了,石头还没沉底,大圪洞就是一个无底洞。”这个故事在老牛湾一带广为流传,而且很多人深信不疑。

那一天,来了一老一少两个走江湖的人,老的是师傅,小的是徒弟,自称无所不能。他们径直来到大圪洞前,师傅交给徒弟一副铁笼头,安顿说:“你站在岸边迎接,防止金马驹逃脱,只要看见我伸出手来,赶紧把笼头递到我手里。”师傅言罢手持法器潜入潭中。过了好一会儿,但见水面翻滚,一阵疾于一阵。忽然,一只像老鹰翅膀一样的东西露出水面,剧烈地抖动着。徒弟见状吓坏了,丢了铁笼头扭

一位同事找了一块拳头大的石头,拴在工程线的一端,选好所站位置把石头抛向潭水最蓝的地方,肯定也是最深的地方,然后迅速放开线绳。大家屏息凝视,只见他放绳放……手中的线绳再没有下坠的迹象,他高喊:“沉

底啦!”大家生怕不准,又选择不同位置反复做了几次测量,结果证实水深9米多。

清水河县境内的明长城(二边长城),从大圪洞南岸起至老牛湾,以悬崖峭壁为屏障,仅在人可能攀爬的地段,砌筑了断断续续的墙体,故称“山险长城”。以大圪洞为中心,在杨家川北山坡上,有一道长800余米呈半圆形的夯筑土围子,东西两端直抵杨家川北崖,与南壁山险长城构成簸箕形状,民间称“圈水圈围”,是守护大圪洞水源的特殊工程。圈水圈围保证了滑石洞堡一带军民用水,同时借此强化了附近长城的整体防御功能。

2023年深秋,我与好友重游大圪洞及杨家川峡谷。那是一个天空晴朗的上午,我们驱车来到杨家川,将车子停在安全地带,步行到大圪洞。

距上次用工程线测量大圪洞水深,已整整过去18年,而且我已是花甲之人。然而不变的是,峡谷峭壁还是那样巍峨,大圪洞的潭水还是那样清澈。从大圪洞溢出的溪水,

“哗啦啦”流向下游的老牛湾。这段沟谷经过上亿年流水的侵蚀与切割,形成多重阶梯状石壁峡谷。在大圪洞附近,岩壁下切

风北
韵疆

□董海

西辽河穿过科尔沁草原
(组章)

原,咀嚼着美妙的时光,它们一生都淹没在草香里,不肯离开半步。

白色的蒙古包盛开在草原,盛开在萨日朗的祝福里。套马的汉子背起几抹烟霞,揪住草原的狂野,酣睡在毡房。

西辽河珍藏了太多的故事,穿过时光的隧道……

科尔沁草原

一碧千里的科尔沁草原,绿茵如毯,草浪登上云端,与白云嬉戏。百灵鸟是草原忠实的歌者,为草原而生,为草原而死,那婉转的鸟鸣是献给草原最美的长调。在这里,每一朵云都生出双翼,自由翱翔。

牛羊是流动的草原,哪里有肥美的水草,哪里就是天堂。牛羊徜徉于草

宝古图沙漠

宝古图沙漠,科尔沁神秘之地,几行脚印被黄沙揪住不放,那是沙漠最慈悲的胸怀。

金沙与白云缠绵,诉不尽情话。

聆听沙海的心跳,感知隆隆的跫音,追逐长河落日的身影。

沉睡在沙海,沉睡在历史的册页。

辽代古墓

科尔沁穿过历史的烟云,在西辽河驻足追梦,那一声声长叹划过草原,隐于草原。

千年的草莽埋不住先民的骸骨,一个密码破解历史的迷雾,战马嘶鸣,冲出原野,两目相视,碰撞沧海桑田。

28米,到老牛湾谷口的阎王鼻子,崖壁高达88米。

峡谷间的水流千变万化,有的从岩石上跳落,形成小巧玲珑的瀑布;有的潭池清若明镜,将树木、山体、白云倒映其间;有的岩壁湿漉漉的,不断有泉水渗出。小溪渐次接纳沿途的山泉,水势越来越大,不断变换着调子。

在这里,不管是自然粗糙的石壁,还是经过流水磨洗的顽石,一律密布宽窄不等的横纹。有的表层光溜溜的,好似人工抛光一般;有的凹凸不平,呈现出“猪脸”“象鼻”“宫柱”等形态。

谷底乱石丛中长满喜阴的植物,枝条蔓蔓勾连着,让人难以迈步。偶有小块平地,必被茂盛的蒲草和杞柳占领。潭溪里的水藻浮来漂去,鸿雁、麻燕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鸟类时起时落,欢快的啁啾声打破峡谷的幽静。老鹰和成群的乌鸦在高空盘旋,平添了几分苍凉。

峡谷重峦叠嶂,峰回路转。宽的地方四十米,窄的地方只有四五米。

我们在涓涓细流中跨越,在石头与石头之间穿行。豁然,北岸绝壁下出现了一个宽敞的岩洞,如果改造成礼堂,能坐二三百人。模模糊糊望见洞底有方方整整的石台,仿佛神仙摆下的一溜桌案。奇怪的是水流贴着石洞的右侧进去,转一圈后又从左侧出来,蓝汪汪不知深浅。假如有人胆敢进去探个究竟,也只得划一条小船。游人大声说话,洞里便有回音。当地人把这个洞石叫作“龙口”,原因是它头顶的山梁像一条蜿蜒起伏的苍龙,石洞便是苍龙张开的嘴巴。

我们几乎是手脚并用,从龙口西侧攀爬至崖顶。举目眺望,杨家川南岸山崖壁立,配合“山险长城”的人工墙体时断时续,时隐时现,远山近谷烽堠相望。沿一条山涧继续北上,在奇峰突兀、怪石嶙峋的山坳里,坐落着一个仅有六七户人家的村庄,叫“水门塔”,距大圪洞约一公里。

村前台地上有座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伏龙寺,寺院内青石铺地,卵石甬道。据说当年的伏龙寺香火特别旺盛。殿宇和戏台皆为石基砖瓦木质结构,占地3500平方米,气势恢宏。正殿廊檐下有一通石碑,碑阳题“山高水长”,碑文中描述:“此地西临黄河天险,石壑边垣,内外山形如群牛之奔饮,至此一聚;亦犹之群山万壑赴荆门也。距此东北三五十里,并无水泉,惟至河,涌泉百出,遂相传此地为‘水门’云,此亦藏精聚气之地也。”从这段碑文可以推测,当年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修建寺庙,是看中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风水”。

我站在伏龙寺山门前环顾群山万壑,浮想联翩——有了大圪洞的源头活水,便有了圈水圆围的别出心裁;有了山高水长的藏精聚气,便有了伏龙寺的暮鼓晨钟……

壁画,契丹文,马鞍,盔甲……重现金戈铁马,硝烟浩渺。一旁的陶罐,解读埋藏的红尘,炊烟袅袅,追逐长河。

西辽河喂养的时光,打上塞北科尔沁的标签。

悠扬的牧歌铺展三千里草浪,挥毫泼墨,一卷丹青辉映千年时光。

古墓静静地安睡在科尔沁草原,犹如一个瑰丽的胎记,烙在历史肌肤的深处。鸟鸣掀起万卷翠烟,亲吻着科尔沁草原的妖娆。

牧铺

远离尘嚣,如世外桃源般静谧,只有路过的人才打探归途。

一声狼嚎,把时光囚禁,每个陷阱都藏有一把雪亮的刀子。日子蹲守山冈,唱了千遍万遍的牧歌,撑开一对隐形的翅膀,空旷的草原不再寂寞。

一缕孤烟与大漠为伴,一颗流星到访旷野,打探此刻的宁静。

黑夜看不住草原的咆哮,一只山鸡划开敖包与炊烟紧握的一道草浪。

诗
散文

喜鹊筑巢

□石燕然

窗外唯一的风景,是一棵垂柳。塞上春寒,时近清明,柳芽还没有长出,但柳枝明显柔软多了,随着东风婆娑起舞。我忽然发现,树冠中间,出现了一个往年没有的鸟窝。这显然是今年开春后的新巢,怪不得今年的鸟叫比往年热闹一些。欢迎你们,新邻居!

清晨,窗外柳树上又传来叽叽喳喳的鸟鸣。拉开窗帘第一眼便想看一下新邻居在干什么。一对喜鹊,围着柳树上下翻飞,估计那个新家就是它们搭的。但是定睛一看,它们并没有在那个鸟巢上又搭了一个新窝。施工显然刚开始不久,才有七八根枝条,不仔细看看不出。为什么又建新窝?难道那个鸟巢不是它们建的?这勾起了我的兴趣。

清晨三天小假,一有空我就向窗外瞭望。这真是一对勤奋的喜鹊,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劳作。它们一趟一趟从外面衔来枝条,再一根一根搭在窝上。枝条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我惊讶地发现,它们不是见什么取什么,而是需要什么选什么。

有一次,一只喜鹊叼来一根一尺长的枝条,一端还有枝丫,像英文字母Y。这枝条比喜鹊的身体还长,在运输中遇到了麻烦。鸟嘴横衔着枝条,任凭它拼命地扇动翅膀,就是无法接近施工现场。站在树枝上的另一只喜鹊也很着急,叫个不停,好像在为同伴鼓劲加油,也好像在出主意。Y形枝条几次掉在地面上,喜鹊一个猛子扎下去,毫不犹豫地把它捡起来,再进行新一轮搬运。看来这个枝条是绝不能放弃的。

喜鹊又一次捡起掉在地上的枝条,它没有再向树冠冲刺,而是落到了柳树旁边的路灯罩上,摇头晃脑观察起来。另一只喜鹊也飞到了高高的树枝上,大声喊叫着什么。终于,喜鹊携带枝条再次起飞,不过没有往树里冲,对,改变了方向,飞到了树冠顶端,从上面一点点降落。小喜鹊真聪明!我不由地赞叹。

大件运到工地,两只喜鹊一起行动,将那Y形枝条安放妥当。我想,这个枝条肯定是维系鸟巢安稳的重要构件,要么是托举重量的“底板”,要么是勾连整体的“龙骨”,要么是把鸟巢固定在树枝上的“边框”。柳树在呼啸的大风中剧烈摆动,而鸟巢竟然像长在树上一样纹丝不动,应该这个枝条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大件运到工地,两只喜鹊一起行动,将那Y形枝条安放妥当。我想,这个枝条肯定是维系鸟巢安稳的重要构件,要么是托举重量的“底板”,要么是勾连整体的“龙骨”,要么是把鸟巢固定在树枝上的“边框”。柳树在呼啸的大风中剧烈摆动,而鸟巢竟然像长在树上一样纹丝不动,应该这个枝条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接下来呢,它们肯定会在此孵蛋养雏,更热闹的日子在后头呢,没有关系,我喜欢这家勤劳的邻居。

在山野

□风凝

看山的巍峨,看水的清冽,看一只飞鸟振翅,看一尾游鱼摆尾,看花蕊里,草尖上小憩的肥虫,看树叶缝隙中透出的流云的倩影与阳光的形状,都是一种很美妙的享受。

山野里,群峰逶迤,碧水蜿蜒。在水流平缓的地带,形成一处湖泊,常有人来此垂钓。他们在岸边的青石上,或蹲或坐,身旁是沉在水中的鱼篓。我生平第一次握手鱼竿,还是友人为我挂的饵。我站在一块巨大的青石上甩线,试了许多次,都甩不远。旁边一人说:“要高高地抛起,再顺势放低。”不知甩出去又收回来多少次,只见空空的鱼钩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旁边另一人终于忍不住说话了:“钓鱼得是耐心,不能急躁。”稳定情绪,屏息凝神,待鱼漂轻轻一沉,我赶忙提起鱼竿,一条一拃长的小鱼儿在半空中扭动着身躯被我收入篓中。钓鱼的快乐,当然是身心皆动的快乐。

听风穿松林,听雨落荷塘,听枝头的蝉鸣和池中的蛙鼓,听云雀、黄莺和许多不知名的鸟儿的惬意啁啾,能让一个人远离尘嚣,瞬间忘忧。

山野听泉,是最妙的。泉水沿崎岖的沟壑奔腾而下,诉说着生命的欢快与自由。沿蜿蜒的水流一路前行,你会忍不住挽起衣袖、裤脚,掬起一捧捧不慎跌落的云朵,捕捉那同鱼虾嬉戏的飞鸟的倩影。我掀起一块巴掌大小的河卵石,惊现五六条小鱼儿,它们蜷缩在那里面,一动不动,如同古老的化石或是逼真的雕塑。

一路上,泉水时而动如脱兔,溅起晶莹的水花;时而静若处子,轻抚岸边的小草;时而如清脆的铃铛声,叮叮咚咚,清脆悦耳。

泉水的流淌,永不停息,是大自然生命的律动,变化万千的泉声,入了耳,也占了心。

风且
吟听

穆英 摄

长城
金辉长城
金辉